

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大会

〔川剧·灯戏〕

青春壯志

〔川剧·胡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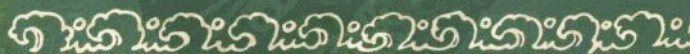
喜相逢

〔川剧·胡琴〕

老不老

〔川剧·胡琴〕

巴山女民兵



四川省戏剧家协会编 1965.8.成都

剧 情 簡 介

大巴山区高峰公社貧农社員王老汉，到响水滩电站去催促儿子家俊回家結婚，途中巧遇从未見過面的未婚媳婦周晓芳。适逢晓芳到区里学开抽水机，也順路去看家俊。翁媳同行，在談論中晓芳了解到王老汉的心事，便針對他的落后思想利用农村中涌現出的大量新人新事，对他进行了耐心的說服教育，使王老汉懂得了先立业后成家的道理，認識了自己的錯誤，同意儿、媳緩期結婚，并鼓励他們繼續努力工作和学习。該剧歌頌了农村建設新貌，展示了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光輝前景，贊揚了农村知識青年在党的教育下，为建設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雄心壮志。

時間：一九六四年夏

地點：大竹縣境

人物：王老汉：貧农，五十多岁。

王家俊：共青团員，生产队长，王的儿子，二十三岁

周晓芳：共青团員，生产队記工員，家俊的未婚妻，
二十二岁

幕启：二幕外王老汉拿雨伞，挂包上。

王老汉（念）儿子的婚事儿不管，
弄得老汉爬坡又下坎！

（唱）家俊平常很对劲，
这回和我扯横筋；
修电站一去半年整，
几次催他未回門；
眼看婚期已經临近，
这娃娃不回要淘神；
拿啥話对付我的亲家母？
实在叫人放不下心。

俗話說：早栽秧子早撻谷，早接媳妇早享福嘛，不
晓得他娃娃是咋个想的哟，要是这回到期又不回来——
唉！不想不是气，越想越着急！

（唱）为此事我日夜心忧悶，
我这个“喜乐神”
弄成了一个慊气人。
几次去信他不聞不問，
莫奈何亲身走一程；

見面后定要把他批評一頓，
按期結婚才遂我的心。

(唱)這陣跑痛我腳顫顫，
汗水濕透了我衣襟；
好容易走攏了雙河場口，
啊！汽車來了！
忽听得轰隆隆汽車聲，
忙一步跨過街對面，(跌倒)

周曉芳(背掛包、行李上)

(接唱)急忙扶起老年人。(幫扫)

王老汉 哎哟！

周曉芳 老大爺，你怎的？

王老汉 我讓汽車！

周曉芳 哪有汽車呀？

王老汉 這才怪，你听嘛！(效果)

周曉芳(張望后)老大爺，你听錯了，那是紅星大隊新修
建的綜合利用加工廠，電力打米、推面機器的聲音。

王老汉 電力打米，推面啦？

周曉芳 是呀！才修建不久。

王老汉 在哪里？

周曉芳(指下馬門)那不是！

王老汉 啊！就是那座新房子呀！

周曉芳 對，這一帶修了不少這樣的加工廠咧！

王老汉 才將近一年沒有趕場，這垠下變得真快呀！

周曉芳 那硬是變得快咧！你看，那是啥？(指遠處)

王老汉 哎哟！好长一座桥啊！

周晓芳 桥？

王老汉 这桥修得好高啊！

周晓芳 老大爷，那是过水的“双溪渡磑”！

王老汉 （记忆）啊！那就是他们说的“天桥”？

周晓芳 对！完全是用钢筋水泥架起来的，“英雄水库”的水通过它流向四面八方，可灌全县二分之一的农田。

王老汉 啊！眼见是实，这样看来家俊还没有哄我哩！

周晓芳 家俊？（惊奇地）

王老汉 （不在意地）我那个犟娃娃！

周晓芳 老大爷，你在哪里住哇？

王老汉 高峰山上嘛！

周晓芳 你姓——？

王老汉 王嘛！

周晓芳 啊！原来你是我的——！（感到失口）

王老汉 啥？

周晓芳 呃！——伯父嘛！

王老汉 那家俊和你……

周晓芳 同过学的。

王老汉 你姓……

周晓芳 我姓周……（急止）

王老汉 姓周？

周晓芳 （急转）啊！叫桂兰，住在前峰公社，火箭大队的。

王老汉 火箭隔红光不远啊！我问你个人咧！

周晓芳 （明知故問）哪个？

王老汉 紅光大队你們周家屋里有个周晓芳，你認識不？

周晓芳 嗯，——不太熟，只是我們在一起练过武打过靶！

王老汉 （得意的）这个姑娘能干囉！給你說嘛，她就是我还沒有过門的媳妇！

周晓芳 喔！（含羞带笑）

王老汉 （念）心灵手巧人能干，会栽秧子会犁田，养蚕喂猪是能手，还会記賬打算盘。

周晓芳 咏！（暗笑）

王老汉 听家俊說，这姑娘有文化，又还懂……科……

周晓芳 科学嘛！（笑）

王老汉 对！对！对！科学，科学！又还是他們队里的記工員，等几天一过門来，我家里就增加一个全劳动！

周晓芳 王伯伯，你这种打算——

王老汉 不錯吧！一个全劳动，一年少說也要掙它三千分。再說，我們山上出門一挑，进屋一背，那样不管錢？唉！只是我那媳妇……

周晓芳 怎么？

王老汉 和我家俊一样，啥都好，就是有点“犟德性”。

周晓芳 犟德性？

王老汉 是呀！他們两个从高中毕业回到农村后，都恋爱了好几年了，一直到現在还不結婚。

周晓芳 啊！

王老汉 說起来又笑人，听說她还来过我家里几回，不凑巧，我这个当家公老汉的，还没有和她見過面。

周晓芳 （有意识地）见过面了吧！

王老汉 沒有几天了，接过門来总要見面。

周晓芳 只怕你那媳妇……

王老汉 啥都准备好了嘛！我看啦！（推算）今天十八，明天十九，二十，二十一，还有三天就結婚了，你和家俊是同学，他們結婚那天請来我家里耍嘛！

周晓芳 （双关地）要真的那天結婚的話，我非来不可咧！

王老汉 那我就有請无催哟！

周晓芳 你不請我都要来！（背笑）

王老汉 对！对！对！

周晓芳 不过——

王老汉 不过啥？未必这些事还說起耍呀，他媽早就在忙这忙那，不为这事，我今天还不得走这一趟！

周晓芳 啊！

王老汉 我去看一下机器打米、推面，（边走边摸膝盖）哎哟！今天失这么大一格！（下）

周晓芳 （望王的背影消失后不禁笑出声来）原来才是他老人家囑！

（唱）今天真正巧得很，

原来他就是家俊的父亲。

幸喜我未說真名姓，

未过門的翁媳难为情。

他那里口口声声婚期将近，

哪知道青年人的壮志雄心。

队里修起了抽水机站，

掌握机器是大事情。
区里开办了训练班，
通知我学习技术即刻动身，
建设事业放在前，
决心缓期来结婚。
我们早就商量定，
犹恐伤了老年人的心，
且将实言暂不谈，
趁机说服老年人。

(帮)说服老年人需要耐心。

王老汉 (转来边走边说) 啊哟！当真话，上面倒谷子，下面就出来，桂兰你看这米又靛又熟，我还要把它带回去我老婆子见个大世面。(把米放进口袋) 听他们说一百斤谷子要归七十多斤熟米，真好哇。

周晓芳 还要归二十多斤细糠咧！

王老汉 这下猪饲料也增多了囉！

周晓芳 一百斤谷子，只要几分钟就打出来了。

王老汉 那么快？在家里推，只怕簞子都还没有架好啊！

周晓芳 硬是烧起水，等米下锅都得行！

王老汉 那当然得行囉！

周晓芳 这就是响水滩电站送来的电噠！

王老汉 响水滩电站管这么远哪？这么说我家俊也出了一份力的噠。

周晓芳 当然囉！

王老汉 (看天) 嗨呀！只顾摆龙门阵，今天怕还会摸路

喝！

周晓芳 王伯伯你走哪里去呀？

王老汉 就是你刚才說的响水滩电站。

周晓芳 去做啥哟？

王老汉 找我那“犟拐拐！”

周晓芳 巧得很，我也要去响水滩电站！

王老汉 你又去找哪个？

周晓芳 找我的……

王老汉 当家人啦？

周晓芳 哎呀！人家还没有……（羞）

王老汉 啊！——唉！失格！失格！莫见气哈！

周晓芳 没有什么！

王老汉 那你找的，……

周晓芳 朋友！

王老汉 啊！（理会了）

周晓芳 （急轉）王伯伯！我們走嘛！

王老汉 好！（欲走）

周晓芳 包包拿我給你措。

王老汉 那怎么要得！

周晓芳 没关系。（取过包包）

王老汉 嗨呀！这才麻煩你呢！

周晓芳 王伯伯，走嘛！

王老汉 走嘛！

（唱）巧巧巧来妙妙妙，

我們同行路一条。

周晓芳 (唱) 他的心事我知道，
我的心事，他才不明瞭。

王老汉 (唱) 你朋友姓张或姓赵？

周晓芳 (唱) 家俊哥会对你說根苗。

王老汉 (唱) 提起他我的心里就煩惱。

周晓芳 (唱) 为啥子？

王老汉 (唱) 自己的婚事点都不心焦，
說什么工作忙得很，
还批評老汉觉悟不高。
喜期攏未必开玩笑！

周晓芳 (唱) 王伯伯何必把心操？
农村要改变旧面貌，
离不了电气化这一条。
青年人应该服从需要，
怎能把党的事业脑后抛？
緩期結婚是正道，
老年人应该高兴和自豪！

王老汉 (唱) 前次緩期我气懣飽，
再推緩会把事弄糟，
(夹白) 况且我那亲家母……

周晓芳 我媽——(自知失口)

王老汉 啥子？你媽？

周晓芳 (随口轉弯) 我嗎——是說晓芳姐是共青团員，他媽又是貧下中农組长，况且家俊哥道理很正确，緩期結婚的話，他們一定会同意的！

王老汉 那哪个得同意呢？

周晓芳 会同意！

王老汉 不得同意！

周晓芳 会同意！

王老汉 你咋个晓得这样清楚？还怪得！

周晓芳 王伯伯，你听嘛！

(唱)昨天赶场往她家过，

晓芳妈亲口对我说，

王老汉 (关切地) 说些啥呀？

周晓芳 (接唱) 她说近来忙得很，

忙了坡上又忙针线活。

王老汉 针线活？

周晓芳 (唱) 花布面衣缝了一件，

鞋袜样样亲手作。

王老汉 (高兴地) 还做了些什么？

周晓芳 (唱) 还做了一个花布包，

红边白底绣喜鹊。

王老汉 (唱) 看来亲家母也在作准备，

陪奁办了这么多。

周晓芳 不是得陪奁，这些东西是晓芳姐带去学习用的。

王老汉 学习？

周晓芳 啊！学开抽水机！

王老汉 她去学开抽水机呀？

周晓芳 听说，明天就要去区里报到了！

王老汉 啊？还有三天就结婚了得嘛！唉！惹人！

周晓芳 王伯伯，你瑟啥？这是好事嘛！她媽都积极支持，未必你……

王老汉 呢！

周晓芳 还拖后腿呀！

王老汉 拖后腿？哼！

(唱)你这話說得太过火，
不了解情况莫乱說，
成家立业是正理，
咋个叫把后腿拖？

周晓芳 王伯伯：(唱)成家应先成集体家，
社会主义建設牢記着。

王老汉 (唱)我的打算不会錯，
媳妇过門劳力多，
誰不想生活更加好，
他們偏偏把婚期拖。

周晓芳 (唱)他們的作法就是不錯，
應該把青春献祖国。
不要光为自己想，

王老汉 (唱)你們年青人帮倒年青人說。

周晓芳 (唱)为革命志向都一样，

王老汉 (唱)我的家务事你管不着。

周晓芳 王伯伯，你……

王老汉 好了！好了！莫說了！

周晓芳 (背唱)老年人脾气有些燥，
耐心說服免得把事弄糟。(发现抽水机站)

王伯伯，你看！（唱）河那边为啥这样熱鬧？

一片欢呼声震山腰。

王老汉 （看后，接唱）

是那家修座新瓦房在河边靠？

涨大水拿来咋个开交！

周晓芳 （唱）老年人把它认錯了。

你再仔細瞧一瞧。

王老汉 （唱）未看清楚你莫見笑。

那莫非是推銷店在把貨銷？

周晓芳 （唱）王伯伯还是认錯了，

抽水站你說在搞推銷。（帮重句）

王老汉 你說的啥？

周晓芳 王伯伯那是新修的抽水机站在抽水噠！

王老汉 啊！那就是抽水机站啦？

周晓芳 啊！那就是水爬坡。（幕后抽水效果）你看，水抽上去了！（王趋前細看）

王老汉 当真話水爬坡嗎？嗨呀！好大一股水哟！有了这个，家伙就不得怕天干了啊！

周晓芳 那当然囉！我們区已經修了三十多处了！

王老汉 修了那么多哇？（指前方）你看！前面又有一座，啊哟，不了！不了！坡上还有，坡上还有，一座、两座、三座，一共四座哟！

周晓芳 王伯伯，那就是，全县有名的“天岩”四級电力提灌站！

王老汉 啊！这个山坡坡上我是晓得的，年年都是靠天吃

飯羅。

周晓芳 有了抽水机就不同了啊！今年栽秧虽然缺水，但还是保证了滿栽滿插，你看！（指坡上的稻田）

王老汉 啊哟！老实話哩！秧苗长得好齐整罗！

（唱）今天見了些大世面，

河水真正翻上了山。

禾苗长得多茁壮，

层层梯田碧浪翻，

从今后不怕天干旱，

农业增产有了靠山。

周晓芳 （接唱）农村实现了电气化，

那时的日子更香甜。

山区平坝用电力排灌，

保证丰收战胜自然。

播种收割都用电，

电力推磨家家把电灯安。

队队安上大喇叭，

要把那北京、上海、武汉、成都全国各地的消息送到耳朵边。

王老汉 （唱）越听越觉有板眼，

电气化真是不简单，

怪不得晓芳也去学机电，

家俊迄今也不回还。

（夹白）好到是好，

（唱）我們山区实现电气化，

但不知要等到那一天。

周晓芳 王伯伯！你还不知道嗎？云峰山不是在修发电站了！

王老汉 啊！

周晓芳 王伯伯！（唱）幸福生活等不来，
搞建設都應該添瓦添砖，
你儿媳热心热腸搞机电，
緩期結婚你为啥要阻拦（帮重句）

王老汉 这……（背唱）問得我哑口无言难答对，
她說的道理确实不偏。

（向周）周晓芳当面答应我沒意見。

周晓芳 （白）王伯伯說話要算話哟！

王老汉 （背唱）她今天硬是扭倒我談。

岔开話題将她問。

（白）桂兰，老实你那朋友叫啥名字？

周晓芳 （唱）王伯伯听我慢慢談。（扫）

王老汉 叫啥名字？

周晓芳 未必你还不晓得嗎？

王老汉 这才怪，我晓得还問你干啥？

周晓芳 他叫——

王老汉 啥嘛？

周晓芳 王伯伯！

（念）他和你是一个姓，

祖輩都是种田人；

不愧貧农好子弟。

工作学习是标兵。
勤劳又勇敢，
热心帮助人，
前次深夜涨大水，
抢救机器奋不顾身。
保护了国家的财产，
都夸他是一个……

王老汉 啥子？

周晓芳 可靠的紅色接班人。（齐）

王老汉 啊！你那朋友硬是不錯呀！要是我家俊也象他那样

……

周晓芳 王伯伯，你家俊就是能干嘛！

王老汉 赶你那朋友又怕要差点！

周晓芳 我說一点都不得差！（二人相对而笑）

王伯伯我們快走！（唱）

王伯伯快点把路赶，

太阳已經靠了山。

王老汉 当真話要黑了嘞！

（唱）說倒說倒就打了麻点点，

今夜摸路会作难，（帮重句）

周晓芳 （唱）轉弯倒拐看不見。

王老汉 （接唱）险些儿跌了个鷄儿翻，

周晓芳 （唱）响水滩不知还有多远？

〔突然路灯齐明，二人欢喜若狂。〕

周晓芳 啊哟！路灯亮了。

王老汉

(唱)电灯照起象白天。

王老汉 (唱)这一阵看得我眼花缭乱，

周晓芳 (唱)四面八方象星星一般。

王老汉 (唱)农村的面貌大改变。

周晓芳 (唱)家家户户都把那电灯安。(帮重句)
王老汉

周晓芳 (突然发现地)响水滩电站攏了嘛！你看！

王老汉 嗨哟！好大几座新房子，到处都是电灯囉！

周晓芳 (自言自语)不知他住在那间房子哩！

王老汉 他！（笑）我来帮你喊。

周晓芳 王伯伯……

王老汉 我的声音比你的声音大些负责喊答应。（趋前两步）

喂！（急向周）桂兰！他究竟叫啥名字？

周晓芳 他叫——

王老汉 啥？

周晓芳 王伯伯，先叫你儿子嘛！

王老汉 哦，你找你朋友得嘛！

周晓芳 他们都在电站工作，找到家俊哥也就找到他了啥！

王老汉 囉哩囉嗦的！你不说我一会还是会晓得。（欲喊）

周晓芳 不忙，王伯伯，请你老人家站过来。

王老汉 （不解地）站过来干啥？

周晓芳 你看！那么多房子，让我先去找到了，再来喊你，
免得你老人家走冤枉路多好啦！（下）

王老汉 这又还是个道理哩！那你快点出来啊！你说话也要
算话哟！（望着周下后）如今的年青人硬是不错！——